

不可與王韓同日語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

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

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
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
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
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
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
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
下君臣人物斤兩以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
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
好自夸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
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

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
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
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
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
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
荀揚又復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
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革施
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
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
著於大體處有所欠缺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

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做得

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纔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六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歐陽子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

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蘇氏轍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比之險恠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末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末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

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騫衆莫能及譬昊天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

蘇子

王安石附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

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度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不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物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旣取其文則文

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

孰能禦之○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喜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根本亦安得不為之訕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

蘇氏以邪攻邪是東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
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
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
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
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
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
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
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
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
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

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
爲正文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
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
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
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
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
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未減
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
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
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

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

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矣○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

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癥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

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傷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癥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裁抑之

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設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徃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

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直積力又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辭意矜豪譎詭

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徃徃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恠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又曰東坡善議論有氣節○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或謂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爲姦程氏以蘇

氏爲縱橫以其觀之只有荆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倡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楊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

公於飲食絕無所嗜唯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徃徃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卹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旁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

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群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

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辯足以文
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某數年前亦
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
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
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
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
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
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
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
截底議論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八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九

歷代一

唐虞三代

堯舜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
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
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微五典則五
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則四門

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猶難矣

禹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己又曰禹之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湯 文武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或問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龜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

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宣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伊尹 傳說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爲已任是一截人

總論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與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

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衆捨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

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五峯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庸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己子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

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魯衛

程子曰蒯瞶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五峯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未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

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讎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程子曰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旣蠱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賢也

涑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爲莫已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

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狐偃 趙衰

西山真氏曰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

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咎犯可及

趙文子

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裹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賁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西山真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爲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子產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爲然可是他
不達爲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爲國故鄭國
日以衰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
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撓他
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
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强大根株

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爲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

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旣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

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

商鞅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霸道之說耳朱子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

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問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箇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開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也

或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

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潛室陳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當看商鞅行法始末○問秦謫戍法先發更有謫籍及贅婚賈人又父母有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賈何故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為謫罰以抑之所以立致富彊

樂毅 孫臏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

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這只是他每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教子細這箇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潛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潛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正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

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樂毅莒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湣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或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
個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
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
得必不看下智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
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不
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
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 趙括 魯仲連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
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

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酌夙昔之願徃徃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讐激之也故善用入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豢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踈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爲反間是必左右近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多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爲利括之爲將也是括虛張踈繆之實已久聞於隣國其主不知之耳○問趙長平之敗曰長平之敗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爲之兵端一開平原君實爲之也蓋當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馮亭欲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自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

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
蓋馮亭徂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
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
則雖疆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疆大
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
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徂詐之
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
豈獨趙括爲之哉

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
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

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
人之羈縶而豢養於溝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
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
之私心擔簦而徃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
者故一受人之羈縶甘人之豢養則雖有奇氣踈
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徃徃而
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
故不受人之羈縶不甘人之豢養是以高飛長嘯
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爲天下士而人固以
天下士奇之矣

藺相如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爲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捭闔之微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情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爲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

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敌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

尚安得爲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
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爲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
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
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
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
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
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爲趙卿相
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憚焉乃欲以頸血濺
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
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

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
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爲之論著云

或曰蘭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
可謂賢矣以其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
乃爲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
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鬪強秦若秦奮其虎狼
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
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段取他說他不是
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
山亦有一說太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

秦事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爲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王之屬爲重君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會做聲只恁休了

廉頗 蘇秦 張儀

東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犇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己而發於人烏可又邪○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爲其與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爲蘇秦也○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

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爲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爲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畧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

之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睢

涑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秦益疆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睢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兄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總論

庸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
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
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
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
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蔣賈
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
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
絕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
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

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餘
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
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
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爲春秋之
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
網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彝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
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之時陰陽氣運
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
下爲己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

秦

始皇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則王疑我矣范陽張氏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旣已淪斃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子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兕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

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他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商藍田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

茅蕉 陳勝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圭皆儋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直言之士也而爲是奮死而不顧

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遊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爲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竒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蕉者亦幸矣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

之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知
是其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所
置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微
矣而史誇之若曰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
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師未嘗
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之死爲
天下首事蓋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正不
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涉
事者猶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
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畧盡乃其所不慮
之戍卒猶能爲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
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
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總論

五峯胡氏曰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
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爲鴻荒之世歟氣
復而滋萬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
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
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爲天
子憂之而命舜舜爲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

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墮浸紊以至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修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墮浸壞以至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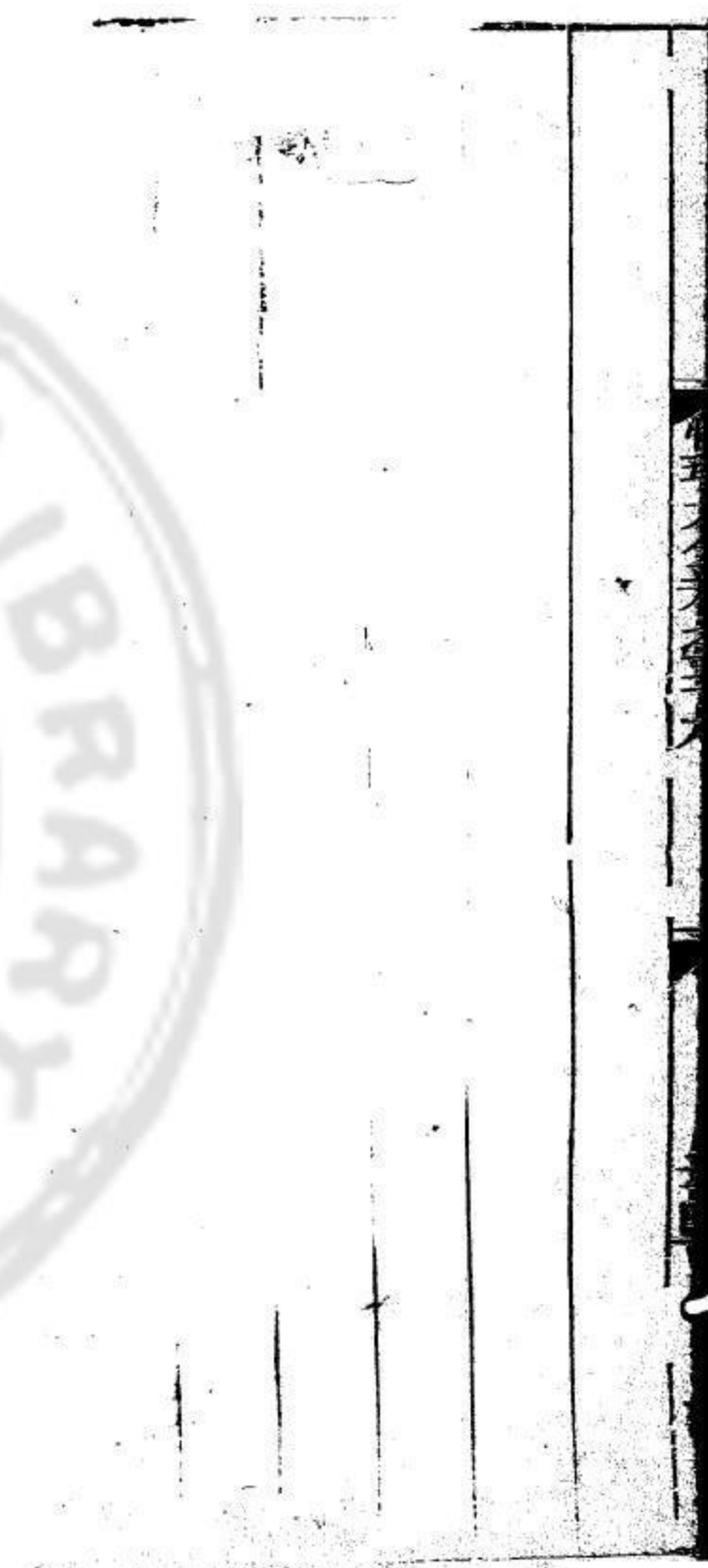
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強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浸墮浸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爲可法也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朱子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爲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

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問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謂秦以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况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處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曰賈生溫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爲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爲攻取者謀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爲旣得之後而謀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旣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

歷代二

西漢

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
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
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
是有懷王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圍碁曰碁中有一事今與公
論之某嘗見高碁云高低碁不甚相遠但高碁識

先後着耳若低棊即以後着爲先着故敗昔有高棊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棊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爲先着也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棊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棊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

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或問高祖爲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朱子曰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廣武之會太公旣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

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

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

一云使高祖屈

意事楚則有俱斃而已惟其急於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也問舜棄天下猶敝

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

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高祖斬丁公赦季

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

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

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南軒張氏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

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剪暴秦滅強項而卒

基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固以爲沛公素

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

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歟予每愛三老董公

之說以爲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

成名其爲賊敵可乃服三軍之衆爲義帝縞素聲

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

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

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

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

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問高祖規模弘遠何事

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之說此二事可驗○嘗讀漢史至平城之圍內外不通者七日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未嘗不爲高帝危之班固號良史於陳平之計亦莫得聞意必猥陋可羞之甚故平亦恥諱不欲自貽笑於後世也猶幸有平計可用耳脫或無策則漢家社稷豈不寒心雖欲斬十使封婁敬尚及爲乎一聽之誤爲禍如此幸免而悔所失已多曷若審聽於初而不輕用以取辱乎又曰高祖平生好謀能聽自起布衣以有天下用人之言鮮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其

病安在蓋由急於功利之故惟帝貪易擊之利遂欲邀功於遠夷此念旣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得以入之雖有婁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爲人主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挾功利之說者亦無隙之可乘矣

潛室陳氏曰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

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爲懷王爲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冊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若是邪始而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

天下之義主始以爲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爲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爲辭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祇以爲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爲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得不得爲者亦天也○高帝之爲義帝發喪也三軍

縞素天下之士歸心焉雖然帝亦詭而用之耳夫
帝之於懷主也君臣之分未定也生則嘗以天下
之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爲天下之義主而喪之此
蓋項氏之短而大其辭以執之是三老董公之善
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問高帝約法三章如何
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
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於
兒曹嘔啅之爲者當雌雄未定之時務爲寬大長
者以媚悅斯民孰不能者及項氏旣滅天下一家
正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

豈兒輩咆嘔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使其仁
心仁聞出於至誠憐恤之意雖草莽私約遂以爲
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溥哉○問高祖大
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高祖明達何不慮此
曰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
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
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
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
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彊大○問漢高人謂其
寬仁長者韓彭英盧曾未免於誅死何耶曰方事

之殷能奪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
置諸公於死即將將之餘習未忘寬仁其天資殘
忍是（一）問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與曹操挾
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曰爲義帝發喪因人之
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已之有而挾之雖
皆詭之爲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
雄不軌蹤跡暗昧爲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
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魯齋許氏曰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
自推得六七分則人扶領二三分雖陡峻處都行

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况陡
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躡足不悟後大害事

文帝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
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
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
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
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柰
何旣殺之太后不食而死柰何若漢治其罪而殺
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

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

龜山楊氏曰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才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

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如何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爲慘酷或曰黃老之教本不爲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

教太子晁錯爲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
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
亂看文景許多慈祥愷悌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
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文帝欲短
喪或者要爲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
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功十五日
小功七日織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只
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織者只三
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爲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
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爲君
服三年服如諸侯爲天子大夫爲諸侯及畿內之
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
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
復之耳

南軒張氏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爲慮
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心三代而下亦未易
多見也文帝以庶子居藩國入踐大統知己之立
爲漢社稷非爲己也故不敢以爲己私有司請建
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
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

之其辭氣溫潤不迫其義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
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千載
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其編年曰帝旣
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觀諸
此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已記史者亦
可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越尉佗
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
遺以一書而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
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予嘗詳味帝所與書則
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也如此書之首辭曰朕高

皇帝側室子也棄外奉北藩千代蓋後世之待夷
狄徃徃好爲夸辭於是等皆在所蓋覆矯飾以示
之者也而帝一以其實告語之彼亦豪傑也見吾
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
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爲諱則佗敢以
越吏爲歉哉若吾以驕辭蓋之則彼亦且慢以應
我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
以文帝天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
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
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有一賈誼爲當時英

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庸也故以帝之賢僅能爲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衰世之事至於即位歲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或問肉刑始于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邪潛室陳氏曰先儒謂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比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單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問漢文平生所爲大抵出於黃老至其得力處亦是黃老不聞有無情少恩之病何邪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問漢文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未

知孰是曰雖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爲之
乃是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焉○問漢
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
節旄者何異不幾於姑息之政歟曰文帝是純任
德教權綱在上伸縮由已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
于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問晦翁以三
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漢文帝資稟純粹
如何斷以人欲曰晦翁此語止謂秦漢而下不曾
有徹底理會學問人其中好者只是天資粹美暗
合聖賢元不從學問中來文帝若似此人主更從

學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問天下之
患莫大於本小末大周之內輕外重宜若難久而
卒綿遠漢之內重外輕宜若足以相制而猶有七
國之禍何邪曰周雖諸侯彊大猶能支吾數百年
先史喻爲百足蟲所以難死者扶之者多也漢七
國之禍亦自外重自此以後日以輕矣

景帝

五峰胡氏曰漢景以郅都寗成爲中尉以嚴酷治宗
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
節行賢德之人爲之師傳爲之交遊則將有大人

君子可爲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
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爲治之正
法也

武帝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
使合下便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
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欲
討匈奴便把呂后嫚書做題目要來揜蓋其失他
若知得此豈無修文德以來道理又如討西域初
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馬此是甚氣力

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末年海內虛耗去秦始
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麼輪臺之悔亦是
天資高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
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可見他
當時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
史大夫豈不善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
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
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
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

也武帝所爲每與六經戾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爲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爲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辭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爲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間秦穆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蓋以爲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

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求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爲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潛室陳氏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絕大漠不襲王庭

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
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
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
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
田則不爲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
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
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僊曾不
獲如其意蓋嘗疑神於蓬萊蛻形於海上魂交黃
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
公孫卿而賓齊魯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

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
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蓋非帝之所可冀矧其實
無有哉今徒徂於力之所可爲而謂神仙可以力
致曾不察其理之有無也使天下而有是理則須
帝之力而可致如其無是理也則雖帝之力何所
用哉觀諸此世之言神仙者亦可以已矣○問漢
法宰相必出於列侯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曰
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旣無軍功可
論未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代之
宏規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

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爲丞相封平
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其後遂爲故事夫武帝
崇儒之君子厭文吏武功之不學無識陋國初淺
近之規以爲儒道不能光顯遂革其故習不吝厚
爵重封以激厲儒者則武帝之美意人亦孰得而
非之也然公孫弘起自徒步之中以明春秋一經
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貴至封侯則論者不能不於
是而有憾焉蓋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
用自弘以明經而爲相後之爲儒者孰不欲競章
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門一開而士大

夫之心術自茲蠱壞矣况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
列侯爲相雖漢之規陋然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
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則已使儒者而可相則自版
築而遽登相位乎何慊而猶欲假封侯以爲重此
又武帝之不善變也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由相
封侯者漢史自爲恩澤侯自是以恩澤侯者相望
於前後使恩澤而可侯則無復軍功之足競矣故
自侯法之旣壞至元成之間士大夫之氣習豢養
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銳氣之可畏而委靡巽懦
之風猶婦人女子生長于閨房之中求欲如周昌

趙堯申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夫相者既非真
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
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
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
此更張而不善則柰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宣帝

豫章羅氏曰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
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
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
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

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况天下乎予謂
漢宣帝識治勢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箇先
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
器云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
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
便不是王又曰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
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

南軒張氏曰宣帝謂漢家雜伯固其所趨若此然在
漢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

以天下爲己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爲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深攷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

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磨矣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僞增戶口褒賞遂起天下俗吏之僞然綜覈者安在潛室陳氏曰刑名

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間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元帝

涑水司馬氏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寶剝喪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喻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爲監乎

項羽 范增附

涑水司馬氏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殺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踈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况三秦之險哉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
能用故爲我禽常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
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
齟齬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
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
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
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致天下所過燒夷
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
楚後爲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
之名爲敵國

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
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
無沛公乎或問高祖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
項羽之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用范
增又將如何潛室陳氏曰係興亡處但看人物有無是
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之有此人
耳

董公

庸齋許氏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

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
誅楚之弒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
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擇矣董
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爲帝
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
下爲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蕭何

龜山楊氏曰高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秉
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
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爲一

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旣平天下於功臣猶
多忌刻何爲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
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
引去豈工於爲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
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
惟恐一跌然而幾蹈者亦屢矣蓋高帝慢而侮人
而輕與人爵邑故不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
利無耻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
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

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雒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

都關中也

南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爲相之初首薦韓信爲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爲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敢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歛芒角以清淨爲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寬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贊助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

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爲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爲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爲之處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爲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爲可罪也矣

東萊呂氏曰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他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爲先何慮不及此也

潛室陳氏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圖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爲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况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

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問蕭何未央之營前殿建北闕周匝二十重九十五步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所宮門闕凡九十五壯麗如此宜高帝之所以怒溫公譏其非元城乃以爲蕭何堅漢高都長安之深意當從

何說爲正曰高帝都關中之意猶豫未決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至其自夸壯麗今人皆譏其無識不知何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分踈姑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

與買田宅自污意同

韓信

龜山楊氏曰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彊敵矣其用竒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修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

稱漢使晨馳入壁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
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踈與棘門霸
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
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
是以一敗而竟斃朱子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
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
困于中而手足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
蓋已不勝漢矣

張良

程子曰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
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
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
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
乎

或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良
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既滅
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
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
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

以前無人及此龜山楊氏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良以韓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導引辟穀有從赤松子之語蓋爲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

當時說高祖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如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竒謀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爲三傑天下旣平功高者徃徃以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

克終竟以菹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
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適權勢視去
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翛然如江湖萬里
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
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
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或問饗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
如何朱子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
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幾會之來間不容髮
况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

若要做此事先來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
不可爲矣大抵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
之爲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
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耶曰爲韓報仇事亦是是
爲君父報仇○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
房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愧色畢竟只是黃老
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著○問子房
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
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
大率是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

來士賤若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爲真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虛已以聽信子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或問高帝暮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開釋帝意及見諸將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屬相聚謀反毋乃益其猜忌之心而溫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潛室陳氏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問子房之於漢高言無不盡晚年廢立乃不敢言至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

下既定子房之言不足以動帝之聽耶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生平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著具見易傳可玩味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沛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險也失人也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王三降將以拒漢漢勢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巴蜀爲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屈

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
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肺肝之謀惟張良
知之故良說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
何之所以強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
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爲死地也則蕭何張良之謀
是置沛公於死也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
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
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
爲沛公耶爲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
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宜人傑也向也蕭何張

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
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
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謀略同故感
楚之效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
之論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未
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蓋勢者
成敗之所係也一舉措之不謹則俄頃之間大事
去矣方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
也高祖蓋不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
又從而從諛之當是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

成敗爲也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翻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已而已已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

彭越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材程力之過也予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

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齟齬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搖足則秦項之爭復構矣漢方收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其猶蹈春冰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菹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疆弱勝負爲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

夷而不悟悲夫

或問司馬溫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考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仆趙脅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潛室陳氏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游兵出入梁楚間爲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龜山楊氏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能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爲首宜其勇悍疆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爲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爲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効如之觀參所爲其始以戰鬪爲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爲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

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爲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爲一代宗臣蓋有以也○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已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爲天下乃以清淨無爲爲事氣質都變了

婁敬

龜山楊氏曰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

于以謂冒頓在固爲子壻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况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

周勃

程子曰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

請間此豈請間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
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
至無能之人矣

或問周勃雖則重厚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家
人持兵自衛似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爲
漢伊周何耶潛室陳氏曰周勃處事煞有周章處
如旣入軍復問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
謁皆非召之不來麾之不去舉動安劉事特幸成
耳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終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一

歷代三

陳平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程子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爲君其臣之者非心說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那時他也則隨

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

龜山楊氏曰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爲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

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踈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爲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爲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歟潛室陳氏曰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良雖從沛公但其時自有故君韓氏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諸軍功者率在先

王陵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吕后之事如何南軒張氏曰夫以吕氏之凶暴欲王諸吕其誰扼之獨問此三

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吕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吕而吕氏羽翼成就氣燄增長然則吕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吕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

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踈矣不遏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捄之於搏擊磔裂之後觀其閒居深念與劫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頹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漸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

雖死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雷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三子爲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毋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紆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

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
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

叔孫通

朱子曰叔孫通爲綿蕪之儀其效至於羣臣震恐無
敢喧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
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魯二生之不至亦
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
孫通之爲人不肯從他耳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召兩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
而後可興漢初朝廷無禮羣臣拔劍擊柱若從兩
生無救於目前從叔孫則又因陋就簡揚子雲獨
以大臣許兩生如何潛室陳氏曰人有所不爲也
而後可以有爲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
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與禮
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
所不爲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
事業也

四皓

朱子曰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分爭
却不出只爲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

惠帝結褵小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爲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爲太子死亦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以

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蒼 酈寄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爲之廢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蓋亦反諸

已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時豈特無母禍而已哉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爲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揚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

得之矣

予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爲也尚何及哉

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踈陋猶

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執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予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張釋之

龜山楊氏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者

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張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爲賢平爲喋喋可乎予謂上林尉真亡賴而虎圈嗇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或問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

自以不寃二者何以異東萊呂氏曰以史氏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爲不寃者勝於天下無寃民蓋天下無寃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攷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或問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寃可乎或者說宣帝時廷尉不獨一于定國雖獨不在定國而定國坐視四子之死亦不能效張釋之之守法如何潛室陳氏曰漢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

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寃縱之謂剛不吐柔不茹者平也趙蓋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說耳

周亞夫

五峰胡氏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或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朱子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爲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

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及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

賈誼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

龜山楊氏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

踈逖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恣然耶此譏釁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爲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踈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爲王傳

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
嬰撫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孔子曰
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漢之儒者若賈
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
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

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
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
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
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
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

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
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麤

南軒張氏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
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
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
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
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
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
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
緩而不切也耶

或問賈誼陳治安策論民俗奢侈盜賊乘時而發夫文帝躬脩玄默移風易俗以誼言觀之所謂移風易俗者安在潛室陳氏曰誼煞有疎密太過處惟文帝能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誼不為無助

袁盎 賈山 馮唐 鄒陽 枚乘

龜山楊氏曰淮南王之驕恣其荏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

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柰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庠可也袁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為質誤矣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諭盛言其侈靡貪狠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

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爲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爲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揚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爲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駟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爲將者皆然豈

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爲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田叔

龜山楊氏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予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

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爲知所處孟舒爲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爲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五峰胡氏曰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教言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晁錯

龜山楊氏曰晁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自爲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爲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共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爲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

欲僥幸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爲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况不爲黯者乎南軒張氏曰晁錯在當時只合使居論思獻納之職

觀其言之是者行之不是者置之而使之爲御史大夫則過其才矣至如馬謖不是孔明錯看他亦是用過其才謬平生叅軍事煞有籌畫一旦使之自將兵所以敗耳使叅謀爲都統如何做得

竇嬰 灌夫 田蚡

龜山楊氏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

俟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宜耻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爲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鶩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竇嬰區區復銳於爲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卜式

潛室陳氏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

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人之所難爲而武帝之所欲爲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爲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爲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爲之乎

公孫弘

程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姦人也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為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為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為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

甚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張湯

涑水司馬氏曰或稱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饗餐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樂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厲雖剛復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卿族遂亡然則厲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厲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

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霍光

朱子曰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正與伊尹同然尹能

使太甲自怨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爭臣七人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更咆哮時也惡模樣曰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惡模樣了又問光畢竟是做得未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宛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願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宛轉不得○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裏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如朝謁進止常不差尺寸似乎知學者後人徃徃輕加詆毀使之當大事必不能然立君豈易事呂氏之難或言齊王可立大臣以爲王舅駟鈞虎而冠卽立齊王復爲呂氏矣遂定議立文帝須謹擇於其初至如昌邑王在國素狂縱光不能察知而輕立之豈得無罪其後幸而能立宣帝劉元城謂取其無黨此則未然○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夫何

其溫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爲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爲者而何一毫有於已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已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爲無窮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燄不可

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己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揚敞之庸謬亦得爲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卽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爲之助而無復言其姦則履霜堅冰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

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爲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爲學者譏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爲虛言而已矣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潛室
陳氏曰霍光伏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蹤跡
踈昧

汲黯

龜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蓋推朴鄙人以其重厚故
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
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
孫弘輩若發蒙爾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
予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
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

矣其有得於此乎

疏廣 受

或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
之士代已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
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
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
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
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
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

魏相 趙充國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爲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爲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抹之風或鮮矣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閩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疆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

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
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
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回制度爲後世慮安養百
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下風耳

丙吉

涑水司馬氏曰丙吉爲丞相出逢群盜格鬪死傷橫
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禁盜賊守令
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
爲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
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

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
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
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
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
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
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踈乎且
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
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
歟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爲政桃

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
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
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
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
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為丙吉自知居其
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揜其迹抑亦自欺而
已矣

南軒張氏曰丙吉深厚不伐在他人亦無所難者其
德厚可稱也其為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
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
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吉見謂
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者耶濫
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逮魏相
遠矣

黃霸

象山陸氏曰黃霸為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
霸為區處曰某所木可為棺某亭猪可以祭吏往
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為
烏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史家載
其得之之由以為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

後世儒者乃以爲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猶爲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而已

匡衡

朱子曰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詞甚好又曰如宣元間詔令及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曰匡衡說詩

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

劉向 蕭望之

龜山楊氏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是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徂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

見况餘人乎○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纔說做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為做計較大甚纔被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為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

輩並立于朝為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乘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為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

夫

南軒張氏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彊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羣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踈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宦官其機蓋已

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遂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矣二子之踈也况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已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汗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

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
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
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
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已
之私蓋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
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
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憂國敦篤者矣

龔勝

涑水司馬氏曰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誅以尊爵厚祿
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絕食而

死班固以董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辨之者也可
不大哀歟昔者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
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
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
餓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殞其節
而已况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
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洿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其
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
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
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鞞何以異於犬羊之

鄴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
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無
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已非不察
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
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王莽

潛室陳氏曰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
信也於是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
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諂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
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旣成而人皆知有莽

矣於是力爲險異之行以焜耀當時封邑不受位
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浼焉天下之人見其苦
心如此遂以其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下傳
也莫不稱其賢其寵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冤一辭
采女而詣闕上書者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
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
當時惟恐莽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
受夫莽斗筭之才賈孺之智兒曹之恩妾婦之行
徒以驅委庸人籠絡小孺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
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然歟

總論

朱子曰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剗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思○周人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又太苟簡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南軒張氏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為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

誠亦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為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強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痾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為慮以王氏為慮當

如予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強於德自強於德則不
宜少有差失顧及尊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
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
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注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二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爲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爲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橫於胷中則爲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

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
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當貴而不可使之
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
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
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
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脩量洪而器遠以光武
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二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
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
反為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為
吏事大臣之職顧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
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為
憂抑亦末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其
圖紀綱以為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
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
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光武罷郡縣
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或問光武之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舉
無過事何耶潛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
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

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和帝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又安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鄧禹 吳漢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

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嚴光

南軒張氏曰嘗怪嚴子陵竟不爲帝少屈何邪攷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最詳也以謂

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黃憲

龜山楊氏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

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杜喬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卽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爲之屬卽涉梁氏賓客

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也固爲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旣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爲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懈弛其幾旣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

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自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爲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况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決無以道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若固者盡其中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朱穆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爲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爲過也

荀淑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

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爲唐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竒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陳寔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堂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為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竇武 何進 陳蕃

龜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稗秕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已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

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闈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

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爲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邪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

而亦天心也況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爲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給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爲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

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爲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歎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中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趙苞

程子曰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臧洪

龜山楊氏曰臧洪初爲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爲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已

總論

或有問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橐籥賂醫薄醢免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甯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君不避險艱能爲人所不能爲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閔之也其稱南容曰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爲己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爲己任非人倫莫相卹也卒以謀踈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

漢之亂憤三綱之旣絕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幾朱子曰所疑甯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爲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爲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陳蕃王允固不得爲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爲甯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逢萌則甚易爲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

南軒張氏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

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卽位之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踈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

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爲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爲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名節之稱起於衰

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蘄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蘄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已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之外自餘往往以佔畢詁訓爲儒無復氣象上焉旣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

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爲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爲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况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

瑞一朝成羣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狡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人言東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使其

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頽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青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脩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爲不可驟也

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爲題榜主角眩
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
色搏擊豪強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
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
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
未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爲死生禍福易操
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
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
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
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

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
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
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
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
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
迹自晦豈無其方向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
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
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
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
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

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耶潛室陳氏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各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草昧功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問高帝只因請苑事便疑蕭何欲置之辟光

武於馮異或譖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臣光武鑒往事而全功臣

三國

漢昭烈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

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會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益去聲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

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拜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為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踈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

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或問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役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曾不以爲非及其旣敗乃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能諫於知己之主而猶有待於孝直也潛室陳氏曰只緣孔明規模在據荆益方成伯業以荊州爲必爭之地爭而不得後方悔耳

魏曹操 吳孫權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

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

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况此虛偽之事一看卽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卧枕圓枕噉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已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

下故為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為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為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以自保耳○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孫權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備即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劉備纔得荊州權便遣呂蒙去擒關羽

○人謂曹操父子爲漢賊以其觀之孫權真漢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子權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爲人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氏之興必來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

諸葛亮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

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官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孔明營五丈原官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

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
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
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
亡者乃侮○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
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
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
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
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
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

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
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
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
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
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未
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
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
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
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

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胯下之辱也而武侯卽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碁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碁不知其爲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

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求可與適道而不可與

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

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南軒言孔明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延請從問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延問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爲之○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爲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

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問孔明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郡國久長能得人心如此○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

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處○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或論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畧數

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旣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齟齬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孔明失三郡

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問孔明興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

○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
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
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
延之計以爲夏侯惇是曹操壻怯而無謀守長安
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爲此危
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
此可見未易過○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
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
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牆下住
殺之豈可緩一纒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
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爲之意司馬懿甚
畏孔明便使得辛毗來遏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
出也○諸葛公是忠義的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
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

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
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
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
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
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
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

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

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魯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否曰屯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是能者常不敢與戰又問蔣琬特守常之才乎曰誠不可以應變○馬謖議論與孔明畧相似其才非不可用但置之帷幄則可以之為將帥則違其才孔明使之領衆為前鋒於此小有差爾

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與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污下故兩生却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問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攙出來據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

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耶况荆襄為南北咽喉在三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為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

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顥之諫也生旣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廈之

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顥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决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荀彧

龜山楊氏曰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利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

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君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荀文

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爲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壻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三

歷代五

晉

元帝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
帝與王導元不會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
宴安江左耳

南軒張氏曰爲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
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
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

建賢王以爲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
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
不輕矣而瑯琊之入建康考觀其規模以原其心
度之所安蓋有自爲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
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
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
復以兵應其請及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爲則其意
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
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塵懼天下
之議已則陽爲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

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肯之異亦深切
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
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
大幾旣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
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
元帝痛懷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家國之讎率江
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理順安知中
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倔強自立於群雄之
間猶幾以自振况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
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大公爲心而私意蔽之甚

可歎息也

温嶠

軒張氏曰温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旣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

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徼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

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真能
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
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之
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
身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爲功名
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顧榮 賀循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
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 殷浩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興兵討趙王導許之郗鑒蔡
謨等皆以爲不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
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群羊以攻猛虎不格
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道爲不知知而許之則
道爲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爲道予竊料其意蓋當
是時導與庾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
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
情陰使郗鑒等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
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

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道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道石林說王道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煞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謝安之待桓温本無策温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闕底謝安謝安特幸未踈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

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萬正淳曰桓温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略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罽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爲異亦何必如

此結附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苻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捱得他死耳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爲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伏節死義之資乎或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得廢也得大節在那裏

南軒張氏曰苻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旣非吾有而襄沔復爲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旣精不以親踈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旣近洛澗牢之攖其鋒直搏而勝之固以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

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畧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

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旣用也謝安却符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棄草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爲謝安

如其無成則爲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著也

符堅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或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朱子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旣委臣陛

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夫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踊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桓温

朱子曰桓温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陶潛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

去來詞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摠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亮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倦倦如此是以大者旣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義之詩非不條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

鶴山魏氏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

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

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拔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會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耻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

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
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或問崔浩如何朱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
子房然却學得子房歎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
耳他却真箇要做

總論

五峯胡氏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
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
居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

之柄而有墮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
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可乎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
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
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竭其中忠志欲強宗國懷王
信讒疎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
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沈江而死
韓爲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
結客爲韓報讎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

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績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從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霸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爲晉忠臣及桓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旣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爲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唐

高祖

或問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請行如何范陽張氏曰高祖可謂謬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爲之障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謬哉以此推之高祖之取天下賴有世民耳不然事未可知也○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何也曰隋失其鹿豪傑並起而逐之李密據

洛口王世充據東都竇建德據山東以至蕭銑薛
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用秦
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
天下除隋苛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傑以經營四
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
驚於外果何益哉

朱子曰唐高祖辭得九錫却是

太宗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
趾之意安在

或問范祖禹唐鑑譏太宗曰陷父之罪脅以起兵古
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爲也太宗終守臣節可
也愚歷觀唐史隋煬帝旣遣江都之使唐高祖不
宜坐處夷滅况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苟不爲
此必無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說果可用否
使聖賢處此當守臣節乎將權以濟事乎潛室陳
氏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
正名弔伐不當自陷於盜賊之地而脅以起兵以
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大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
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

陷於亂臣賊子之倫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爲學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問唐太宗誅高德儒之諂諛薄宇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讒諂之士不可廁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而許敬宗之姦獨錄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

中宗 武后附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

正緣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爲他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爲固是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問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迤邐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稽之心自爲昭儀便鴆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

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于宗廟社稷而誅之。○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誅但旣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爲予奪輕重之間不過告于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爲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

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媼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

玄宗

元城劉氏嘗與馬末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已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

未也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又曰雖大

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用之何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幸耳蓋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倖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爲讎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之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潛室
陳氏曰開元之世乃無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
乃無妄之疾緣小人以邊功動之致令邊釁一開
生出萬端病痛乃無病服藥之故

肅宗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
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
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
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
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

故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
而即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拚可
也

憲宗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
得是與不是古今致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
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剛愎不明
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
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曾中無所見則何以